



慈善與變遷： 我國志願服務發展的特色

張英陣

壹、前言

臺灣的志願服務在社會福利、醫療、教育、文化、運動、人權倡導、環境保護、動物保護等各個公共服務領域都有相當大的貢獻。許多志工都戲稱自己是「愚人」，也還好社會中有這一批愚人，假如我們少了這群愚人，「貧苦的人就得不到溫情；參與運動者就少了衝勁；被虐的動物就缺乏憐憫；兒童樂園中的小孩就少了樂趣；孤獨無依的人就缺乏友誼；博物館與藝術館就少了文化；弱勢族群就沒有正義；青少年也就沒有未來」（註 1）。尤其是在一個原子化的個人主義社會，如果沒有一些人願意關懷他人，就可能回到人與人相互爭奪的野蠻社會。我曾在許多場合詢問志工，臺灣社會最缺乏的是甚麼？即使經濟再不景氣，許多志工仍然覺得臺灣社會最缺乏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懷。當然這些話是出自已經參與社會關懷的志工心聲，她們是有所感慨而發。不過這幾年臺灣的人心，從覺得臺灣社會很亂到有所盼望，我

們期盼的是甚麼？難道只是生活更加富裕？我相信大家所追求的美好社會不只是物質經濟的問題，而是人與人之間如何更加和諧的問題，而我也一直覺得志願服務是追求美好社會的希望。

有一份聯合國的研究是從世界各國去問基層民眾，問她/他們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是甚麼？經過分析之後，研究報告歸納出「富裕、文明及自由」是多數人所追求的理想。可是現實的社會是如何呢？西方的學者以「劇毒」(toxicity)的隱喻來形容當代社會的特徵(Furedi, 1997)，過去幾十年，人類不僅是持續汙染環境，也不斷汙染人與人的關係，我們有劇毒的父母虐待其子女、劇毒的夫妻毆打配偶、劇毒師生暴力相向、劇毒的教會寺廟斂財騙色、劇毒的職場剝削勞工。

反觀在國內，許多政治人物與媒體也一直散播「恐懼文化」(culture of fear)，似乎只要誰一當選，臺灣就得滅亡，而社會與學校也一再教我們的小孩不要相信別人，因為這是一個恐怖的社會。固然這個

社會有罪惡存在，但是我們也相信人類有能力讓這個社會變得比較好，但總是要有人願意這樣做。多數政治人物與媒體有其政治與商業利益，我們很難期待他們在追求美好社會中扮演正向積極的角色，但是我們願意相信人民有力量來扮演這個角色，就好像社會學家 Anthony Giddens 所說的，相信民眾是聰明的人，而且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運。我們的社會不應該是劇毒的社會，我們也沒有理由生活在恐懼當中。雖然我們不能期待志願服務是萬靈丹，但相信志願服務是創造美好社會的積極力量。在本文中我們要討論志願服務的理論觀點，過去幾年來臺灣志願服務發展的特色，以及未來可以思考的方向。

貳、志願服務的理論觀點

志願服務是所有社會都普遍存在的現象，或許概念稍有差異，但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存在。就參與志願服務的動機、志願服務的範圍、組織結構及志工的角色來分析，大概有三個重要的理論觀點來解釋志願服務的現象(Rochester, Paine & Howlett, 2010)。

一、休閒的觀點

有時在詢問志工參與志願服務的動機時，總是有少數幾位志工很不好意思的說，「反正閒著也是閒著，來打發時間」。之所以說這些志工不好意思，是因為她們覺得參與志願服務沒有像他人一樣有偉大的理由。從休閒的觀點解讀志願服務是一

個古老的觀點，只是多數人忽略它的存在，原因也不外乎休閒式的志願服務缺乏「冠冕堂皇的動機」。

休閒式的志願服務可以是很「輕鬆的休閒志願服務」(Casual volunteering)，像是有些人自己本來就喜歡品玩樂器，利用時間在社區中心、廟口或福利機構演奏樂器娛樂他人；或是社區婦女的各種舞蹈團隊，利用時間參加慶典表演或娛樂他人；而最近越來越普遍的公益旅行也都屬於這種類型的志願服務。另外有「慎重型的休閒志願服務」(Serious volunteering)，就是為了某種興趣或嗜好，很有規劃的去追求某種嗜好或志願服務活動，也藉此獲得該工作的知識、技能與經驗，像是有些熱衷於幼童教育的說故事志工 (Stebbins, 2004，引自 Rochester, Paine & Howlett, 2010)。

二、慈善的觀點

志願服務慈善的觀點可說是當前的主流觀點，臺灣的志願服務基本上也是傾向慈善觀點。傳統上「志願服務」就是一種慈善工作，對政府部門來說就是現代「共同生產」(coproduction)的概念。所謂「共同生產」是市民積極參與各種公共服務的過程，也就是政府的公務員與鄰里組織、市民、社區組織、或服務對象合作提供政府部門的服務 (林萬億，1993；Brudney, 1990；Ferris, 1988)。共同生產模式的主要優點有二：一是結合市民力量致力於公共事務，可在不增加經費預算下，增強政府提供服務的效能。二是提供民眾更多參與

公共事物的管道，以落實公民權並改善民眾對政府公務員的觀點(Brudney, 1990)。

慈善的觀點認為志願服務是一種利他的行為，人們投入志願服務基本上是為了幫助社會上需要協助的人。像是在醫院協助病人、關懷獨居老人與身心障礙者、協助偏遠地區學童課業輔導等都是屬於慈善型的志願服務。過去臺灣的基層社會有許多慈善會（官有垣、杜承嶸，2005），都是一群具有愛心的人，相互號召出錢出力幫助窮人是我們社會長久以來慈善志願服務的典範。雖然許多慈善會至今猶存，可是社會服務逐漸專業化之後，目前有許多專業機構聘任專責志工管理者招募志工，並施予教育訓練，以提供各類型的服務，已成為當前臺灣志願服務的主流(Rochester, Paine & Howlett, 2010)。

三、變遷的觀點

除了上述休閒與慈善觀點之外，還有一種志願服務可稱為是變遷觀點或公民社會觀點(civil society perspective)。此一觀點強調我們每個人都有能力一起滿足共同的需求或共同解決社會問題。公民社會的概念復興於 1970 年代的東歐，1980 年才受到重視，漸漸影響到亞洲與拉丁美洲，最後連美國也開始使用公民社會這一名詞。學術領域中對此概念較有貢獻的是政治學與社會學，像是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社群主義(communitarism)、公民志願主義(civic voluntarism)、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等的討論(Lyons, 1996)。公民社會的模式強調在民主社會中，公民應積極參與公共

事務，不僅是直接的服務，更應包含參與公共決策。而從事志願服務就是參與公共事務的重要方法，而且是創造社區意識不可或缺的。此外志願服務也有助於社會的融合(social inclusion)、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健康的生活(healthy living)及活躍的老年生活(active ageing) (Home Office, 1999)。政治學者 Putnam (1995, 2000)認為公民社會的重點不在創造物品與服務，而是在創造社會資本，此一社會資本則有助於促成經濟成長與民主社會的健全發展。

所謂民主，簡單的說就是人民作主，但也要人民有素養作主，否則就容易淪為民粹。固然我們相信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也相信 T. H. Marshall 的公民權理念。但是實踐平等與公民權須要學習與奮鬥，民眾的民主素養也要透過學習的過程，並非每個人天生就有民主素養。問題是我們的「民主學校」在哪裡？原本政黨應該是個學習民主的好場所，但是當近代的政黨政治淪為分贓政治的時候，我們就不應再說「民主政治就是政黨政治」，當然一黨專政也就更談不上民主；而一些政治人物所成立的民主學校基本上是在培養政治班底，偏離民主學習太遙遠。

最佳的「民主學校」應該是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本質是一種志願性結社，像是社區組織、社團、基金會或宗教組織，基本上都是個人基於自由意志所組成的團體，由組成的成員共同治理。在共同治理的過程中，成員學習彼此相互尊重與信任，並學習以集體的力量達成共同的利益。而一般的民眾也可以透過志願服務了

解公共議題，並藉此參與公共決策。

實踐變遷觀點的志工可能協助社會服務及機構從事倡導的工作，也可能在環境保護或人權組織從事各種社會改革的工作。這些志工不是傳統的助人者，而是一種行動主義者(Rochester, Paine & Howlett, 2010)。

上述休閒、慈善與變遷三種觀點是從參與志願服務的動機與內涵來區分，其實就志願服務的本質來看，我們認為社會中的每個人在人生的某些時刻都有可能是脆弱的，我們需要依賴他人，也就是說人與人之間是相互依賴的。這種依賴關係從自己的親人開始，幼童需要依賴父母，老人需要依賴子女，手足、夫妻也相護依賴，但是我們也需要將此親密關係的互賴擴充至陌生人，也就是志願服務中我們需要有好客的精神，我們願意將家門、心胸與物質開放給他人，這種好客的精神存在於臺灣社會及許多社會之中。相互依賴的關懷倫理與好客精神，應該可以是我們當前推展志願服務的基礎。

參、臺灣志願服務發展的特色

上述討論了理論觀點之後，接下來我們將從休閒、慈善與變遷的觀點來討論臺灣志願服務發展的特色。不過休閒觀點較少被人關注，在此討論的重點仍著重在慈善與變遷的觀點。

一、志工或義工

過去許多從事志願服務的人，我們大

都稱為「義工」。但自從民國 90 年通過志願服務法之後，許多人便宜稱不應再稱呼為「義工」，應該改稱為「志工」。其實這是誤解「義工」字面上的意義及志願服務的精神。很多人認為「義工」是「義務工作者」，其實這「義」字不是法律上義務的意思，是傳統佛教「視眾生為眷屬」的概念，「義」這個字華人社會中已沿用一千五百年。「志工」是近來我們才使用的外來語。所以，沒有必要去爭辯「義工」與「志工」的差別，或宣稱不再使用「義工」這樣的名詞。真正重要的是掌握不計名利、利他及社會參與的精神。另外也有許多人認為志願服務是一個人利用「閒餘的時間」從事助人的工作，我們卻有不同的看法。我們雖認為志願服務不是一種「義務」，但卻是現代國民應盡的一種「責任」。每個人除了善盡家庭與職場的職責之外，更應該關心社會、參與社會。所以，不是有錢有閒才當志工，而是「找時間」當志工。

就志願服務的名稱與定義來說，如只是以休閒的觀點來看，界定志願服務是「個人利用閒餘的時間而從事助人的工作」則無不可，但就忽略了變遷（公民社會）與關懷倫理的觀點；若將「義工」界定為屬於慈善工作，改用「志工」這個名稱是為了實踐變遷的觀點其實那更好。只是當許多人主張以志工取代義工的名稱時，多數是因為志願服務法中條文名稱的考量，比較少思索是慈善或變遷的觀點，我們仍期待臺灣的志願服務能逐漸多思考變遷或公民社會的志願服務觀點。

二、志願服務法

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有推動志願服務的政策與規定，但 2001 年國際志工年我國所通過的志願服務法，可說是世界各國少有，這也是我國過去這段期間推動志願服務的特色之一。此法通過之後對於臺灣參與志願服務人數的成長、志工教育訓練、以及志工管理制度化確實有相當正面的影響。在公部門除了傳統的社會福利祥和計畫志工、醫療單位志工、義警、義消、文化義工、環保義工、學校愛心媽媽之外，許多政府單位也因為志願服務法的關係開始推動志願服務計畫，甚至部分單位為了將義工的名稱改成志工而提出「義工轉型志工之計畫」；而也有在同一個單位同時有志工與義工，依據志願服務法規的稱之為「志工」，不符合志願服務法規定的則稱為「義工」。而民間各種類型的非營利組織，除了原來已經有志工隊的組織開始促使志工管理邁向制度化，有些原先沒有志工方案的非營利組織也開始籌組志工隊，例如儲蓄互助社原本是一個自助互助的非營利基層金融組織，志願服務也是儲蓄互助社的主要精神，絕大多數的幹部也是不支薪的志工，但只是服務社員。最近幾年也因為志願服務法的關係，儲蓄互助社開始籌組志工隊擴及服務社區，並成為祥和計畫之小隊。

志願服務法第一條指出「為整合社會人力資源，使願意投入志願服務工作之國民力量做最有效之運用，以發揚志願服務美德，促進社會各項建設及提昇國民生活

素質，特制定本法」。就此立法的目的來看，志願服務仍偏向慈善的觀點，作者在民國 89 年協助草擬行政院版志願服務法草案時，在立法目的條文中曾經將公民社會的精神置於其中，可能是當時大家對公民社會的概念不熟悉，似乎也較難在行政面上操作，再加上立法時行政院院會尚未通過行政院版本的志願服務草案，所以公民社會的觀點並未展現在當今的志願服務法中。

雖然志願服務法的通過，對我國公私部門志願服務管理制度化有所貢獻。而志願服務法的條文雖然不多，但許多條文均涉及志工管理制度的議題，所以許多單位為了「依法行政」，就按照志願服務法及相關辦法推動，但多數組織未深思組織運用志工的政策，以及多數志工管理者缺乏志工管理的知能，只能依條文管理，有點讓志願服務法淪為「志工管理辦法」，這也是未來推動志願服務需要調整的地方。

三、宗教志工

志願服務的發展不論是東方或西方，多數與宗教信仰有關，而參與宗教服務本來就是多數國家參與志願服務占較高的比例，臺灣也不例外（張英陣，2009）。不過這幾年來宗教型志工在內涵上也有所轉變，像是不少佛教、道教、一貫道、及民間信仰的信眾，傳統上是在寺廟內清掃、烹煮餐食、協助法會、發放救濟品或訪貧工作，近年來也開始接受志願服務教育訓練提供更多關懷訪視、社會教育、賑災、甚至輔導諮商服務。慈濟志工在全球的服

務眾所周知，但也別忽略國內教會寺廟志工的服務能量，長老教會與基督救助協會不僅形成志願服務的中介組織，甚至編印符合基督信仰的志工訓練教材，部分天主教教區也朝向此方向發展。而許多地方的教會寺廟也開始成立志工隊，變成社區的重要關懷服務據點，甚至配合需時代需要展開新移民家庭服務、兒童品格教育方案等創新服務，而部分基督教教會更以志工為基礎，進而成立社團法人提供以社區為基礎的專業服務。

托克威爾的「民主在美國」一書曾提到，美國的民主發展相對成熟主要依賴結社，而教會也是重要的結社。許多教會在做完禮拜之後，會一起討論社區的公共事務，所以教堂也成為重要的公共領域。隨著全球的宗教復興，近幾年臺灣的宗教也是蓬勃發展，但是多數宗教型志工仍以「悲田勝敬田」、「博愛精神」來提供服務，這些服務比較屬於慈善觀點的服務，也期待我們教會寺廟的志工也能慢慢接受變遷的觀點。

四、服務學習

有人主張服務學習起源於 Jane Adams 的睦鄰運動 (Daynes & Longo, 2004)，主要是強調其服務與學習的結合。服務學習(service-learning)是一種越來越普遍的教育策略，教育工作者認為服務學習是改善社區、活化教室、回應社區需求、建立自信與培養學生思考能力的方法。另外，有些研究也顯示服務學習可以強化學生的能力，做為社會轉型的基礎(Cipolle,

2004)。

服務學習是不是志願服務仍有爭議，但不可否認服務學習仍具志願服務的特質，只是更強調學習的面向。有研究指出，年輕在學時投入社會服務，就業後仍有較高的比例參與志願服務，所以過去幾年歐盟國家也積極鼓勵年輕人參與志願服務，在英國的「千禧年計劃」中，甚至期待每名學生一年可服務 200 到 400 小時。過去幾年臺灣的大專校院也是積極推動服務學習方案，甚至教育部也提供經費補助大專校院。而青輔會不只鼓勵大專校院學生參與志願服務，甚至將年齡層降低至鼓勵國、高中學生，全球青年服務日(Global Youth Service Day, GYSD)已經是許多中學生的重要活動。

大學的公民參與是公民社會中一股非常正向的力量(Mulroy, 2004)。學術的公民參與不僅可將理論與實務結合，也可將知識傳遞給學生，並改善社區生活。美國的住宅與都市發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積極推動大學與社區的關係，其方式約有七種：服務學習、服務供給、教師參與、學生志工、社區教育推廣、應用研究及促成制度改變。

在睦鄰運動中大學的教師與學生積極參與社區服務工作，並從中發展學術是值得我們借鏡的。以早期的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為例，當時的社會學家也都積極投入霍爾館(Hull House)的睦鄰運動，這些社會學家可說是「社會行動者兼社會科學家」(Harkavy & Puckett, 199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的「重返大

學睦鄰運動」就是效法此精神。

當前臺灣的服務學習，在服務的部分仍偏重慈善觀點，像是青年議會等類似的變遷觀點在臺灣的服務學習中仍屬有限。此外當前許多大學都在推動服務學習，仍遭遇許多瓶頸，包括大學管理者與多數的學生與老師對服務學所知有限，再加大學商業化、商品化與（教學、研究、服務）錯誤三分化，使得許多大學的服務學習大都聊備一格。

五、支持性志願服務

許多研究指出志願服務可以創造社會資本，所以歐洲許多國家也將社會資本列為推展志願服務的政策目標之一，特別是針對社會中的弱勢族群，英國政府提出支持性志願服務希望促進被邊緣化的人口能融入社會中。雖然志願服大致可分為正式與非正式志願服務，但一般認為正式的志願服務比較容易創造社會資本，因為組織化的志願服務讓參與者有更多的機會與「一般的人」(generalized others)產生社會互動，而且基於非利益取向的互動，更容易創造凝聚的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與連結的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非正式的志願服務通常互動的對象是「有意義的他人」(significant others)，雖然也有利於創造凝聚的社會資本，但對建立連結的社會資本則較有限。對推動志願服創造社會資本而言，非正式與正式的志願服務一樣重要，但就志願性組織而言，正式的志願服務更有利於創造社會資本。

英國前首相布萊爾擔心，英國社會投入志願服務的人口減少，更擔心的是參與志願服務主要是白人、女性、中產階級，如此將失去志願服務促進社會融合的效果。英國「盟約」(The Compact)有關志願服務工作守則中強調四項志願服務的基本原則，包括選擇(choice)、多元性(diversity)、互惠(reciprocity)及鼓勵(recognition)。其中，多元性與互惠與社會資本的建立最有直接關聯。多元性強調「志願服務應開放給各種不同背景的人，應鼓勵不同年齡、族群、性取向、信仰等人參與。包容性可建立橋樑，讓各種人都覺得參與是件好事。」而互惠則強調「志工在實踐社會目的時也能獲得回饋，這種回饋可能是成就感、獲得技術經驗、促進人際關係或純粹好玩」

當前的志願服務，我們不僅期待透過志工與服務使用者之間建立社會資本，更期待從參與志願服務的過程中建立社會資本，也就是希望志願服務參與者來自多元的不同背景，不再是有錢有閒的志工與貧窮的服務使用者。我們希望志工中有各種不同的社會經濟背景、宗教信仰、族群與性別，大家一起關心公共事務，從服務的過程中建立社會資本。臺灣是一個族群越來越多元的社會，我們沒有「國教」，只有各種不同的信仰；我們有許多不同的族群，講不同的語言；我們有土生土長的原住民族，有稍早移民來台的閩南人，有時間略晚因戰爭而來自大陸各省的人，有最近來自越南、印尼、泰國、甚至東歐的新移民，這是一個像彩虹般多采多姿的社

會。只有在共同投入志願服務中比較不會去劃分你我彼此，更容易建立社會資本。

在國際移民中，移民依賴社會網絡找工作、創業、找尋住所、獲得各種移民生活的資訊、情緒的支持、兒童的照顧、族群認同都需要社會資本，特別是新移民可能固守自己的家庭或僅與自己相同的族群往來，所以僅能從凝聚的社會資本獲利。但是在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中，除了自身的族群認同之外，若能和其他族群互動，則可能在凝聚的社會資本中獲得更多的資源（許雅惠，2009）。

支持性志願服務的概念並不普遍，但有許多的志工團隊也已經邀請社會相對弱勢族群擔任志工，像是邀請新移民婦女擔任課後照顧服務、在新移民中心協助行政事務；臺北市的身心障礙社區資源中心也特別邀請身心障礙朋友擔任志工。未來推動支持性志願服務，則更須著重支持性的部份，因為弱勢族群提供服務可能需要更多類似兒童托育、無障礙環境或特殊需求的支持，否則就會造成參與志願服務的障礙。此外弱勢族群的聲音如何被聽見，如何與政府即其他社會團體進行對話，這也是支持性志願服務從慈善觀點邁向變遷觀點的方向，同時也期待政府及民間單位能提出支持性志願服務的政策與方案。

六、企業志工

要創造一個美好的社會需要政府、公民社會及企業共同努力，志願服務的推展當然也不能遺漏企業部門。再加上現代企業也越來越重視企業責任，雖然許多人認

為企業社會責任是一種策略性慈善(strategic philanthropy)，基本上還是以從企業利益為優先考量，當然也有人從基變慈善(radical philanthropy)的觀點加以省思。

企業志工方案是企業社會責任的一部份，雖然有不少在企業服務的就業人事擔任志工，但企業志工不同的是由企業主動將員工組織起來，為企業所在地的社區提供服務。國外的研究顯示，企業志工造成企業、員工、與社區三贏的局面。但目前我國的企業中有企業志工方案在成長中，早期有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制度推動，是一些成功的企業家以志願服務的方式協助廠商的經營管理。近來的有些企業志工方案是員工自發性的服務，企業本身只是輔助性角色，公司的主導性與投入度不足。有些企業志工方案基本上是所謂的短期志工，也就是不提供持續性服務，像是一日志工活動。相對的在臺灣的外商公司，沿襲海外總公司的公益活動主軸，有比較明確的方向，公益活動也配合公司的產品特色來規劃（邱貴玲、巫瑩慧，2003），由企業主動規劃的企業志工方案仍是未來努力的重點。

為協助企業在志工方案更加積極，並知道該如何運作，當前企業志工的運作可能需要透過由企業界所共同組成的企業志願服務中心(Business Volunteerism Council)來建立服務平台。以美國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Cleveland, Ohio)的企業志願服務中心為例，該中心創立於1993年，是由當地的企業界、基金會、及聯合勸募共同贊助，其使命是協助企業與非營利組織提昇志願

服務效能及強化領導能力。中心的重點工作是協助企業發展及執行社區參與的策略性計畫，協助企業在社區參與的過程中達成企業的使命與目標，提昇企業員工的士氣，教育企業主管參與公益慈善組織的董理事會，並提供企業志願服務的教育訓練方案。目前在臺灣中部有家企業所成立的基金會，其宗旨是推動企業志工方案，希望企業志工中心也能早日成立。

肆、結語

過去幾年臺灣的民眾對整個社會的感受就是一個「亂」字，社會亂、經濟亂、政治更亂。亂了這麼久，民眾已經開始有所期盼。「盼」也就是「希望」。希望是一個古老的哲學議題，可是有一段很長的時間被哲學家給忽視，近年來由於全球動盪不安，許多哲學家又開始關心「希望」的議題。問題是：民眾的希望是甚麼？誰可以給民眾希望？

對基督徒來講，信(Faith)與望(Hope)是不可分的。教宗本篤十六世「在希望中得救」(王愈榮譯，2008)的通諭中就說得非常清楚，信仰就是希望，一個有希望的人，活得不一樣；有希望的人得到新生命的禮物。況且基督徒的希望不在於物質的豐富滿足，而是在於永生，在於認識天主。而且基督徒的希望不是只有個人獲得救贖，更不能忽略他人的希望，這也是近代哲學家所講的社會希望，是大家共享的希望。也如大學中所說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我們不僅

自己有追求清明的本性，同時要以德澤人。

有信仰固然好，可是對多數人來說，在這個危機的時代又該去哪裡尋找希望呢？我們看到許多人憂鬱、自殺、沉迷於網路世界與各種物質生活，基本上都是在生命中缺少了希望，即使是有希望也是個人主義式的希望，而缺乏一種社會共享的希望。也如前面所提到的，在當今的社會誰可以給我希望呢？是政黨或政治人物？還是要靠人民自己呢？

我們也不應因此對這個社會抱持悲觀的態度，我們應該樂觀得尋求希望，這個希望可能在哪裡呢？我們可能要將此希望託付給健全的公民社會，我們需要強而有力的公民社會，真正追求人民的公共利益，真正代表民眾為人民發聲。建立強而有力的公民社會最重要的條件就是期待我們多數民眾成為公民思想家(citizen thinkers)或批判的公民(critical citizens)。

所謂公民思想家或批判的公民就是要我們的民眾培養批判思考的能力，不要人云亦云，不要期待任何政黨或政治人物可以給我們希望。我們民眾應該基於相互平等的尊重，肯定他人在族群或政治理念與我們的差異，共同塑造屬於大家的希望，也就是要以愛與慈悲的精神和他人創造希望。同時，公民思想家或批判的公民也是積極的公民，就做一個負責任的公民，除了照顧好自己的家庭與工作之外，也要做一個好鄰居，參與公民結社和其他公民以集體行動的力量追求公共利益，而且具有真正的民主素養參與政治的過程與監督政府，實踐民主的深化。

（本文作者張英陣現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任）

註 釋

註 1：這段文字是作者修改自新加坡 The National Volunteer & Philanthropy Centre (NVPC)
推廣志願服務海報主題「沒有了」中的廣告辭。

參考文獻

- 王愈榮譯，Pope Benedict XVI 原著(2008)。在希望中得救。臺北：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
- 官有垣、杜承嶸(2005)。臺灣南部地區慈善會的自主性、創導性及對社會的影響。社區發展季刊，第 109 期，頁 339-353。
- 林萬億(1993)。現行公務機關義工人力運用情形之探討。臺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 邱貴玲、巫瑩慧(2003)。企業志工發展趨勢研究－各國政策比較及國內、外企業志工個案探討。臺北：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 張英陣(2009)。臺灣與英國非營利組織之比較。收錄於蕭新煌、官有垣、陸宛蘋主編，非營利組織：組織與運作（第二版）。臺北：巨流。
- 許雅惠(2009)。魚與熊掌：新移民婦女的社會資本分析。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3(1): 1-54。
- Brudney, J.L. (1990). The availability of volunteers: Implications for loc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21, 4, 413-424.
- Cipolle, S. (2004). Service-learning as a counter hegemonic practice: Evidence pro and co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11, 3, 12-23.
- Daynes, G. & Longo, N. (2004). Jane Addams and the origins of service-learning prac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Michigan Journal of Community Service-Learning*, 11, 5-13.
- Ferris, (1988). The use of volunteers in public service production: Some demand and supply consideration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69, 3-23.
- Foley, M.W., & Edwards, B. (1998). Beyond Tocqueville: Civil society and social capital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 (1), 5-20.

- Furedi, F. (1997). *Culture of fear revisited*. London: Continuum.
- Harkavy, I., & Puckett, J. L. (1994). Lessons from Hull House for the contemporary urb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Review*, 68: 299-321.
- Lyons, M. (1996). Non-profit sector and civil society: Are they competing paradigms? *Working Paper 35*, Centre for Australian Community Organisations and Management, Sydney.
- Mulroy, E. (2004). University civic engagement with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Dispersed or coordinated models? *Journal of Community Practice*, 12(3/4), 35-52.
- Putnan, R.D. (1995).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6, 65-78.
- Putnan, R.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Rochester, C., Paine, A. E., and Howlett, S. (2010). *Volunteering and society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Palgrave.